



朱光潛全集

v11350

朱光潛全集

第一五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朱光潜全集
第五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商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插页:2 字数:380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7000

ISBN7-5336-0105-0/B·5

定价:11.00 元

《朱光潛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叶圣陶 沈从文

王朝闻 季羨林 朱德熙

编 委

叶至善 吴泰昌 程代熙
严宝瑜 商金林 朱 陈
朱式蓉 张崇贵 许振轩

封面题字

叶圣陶

装帧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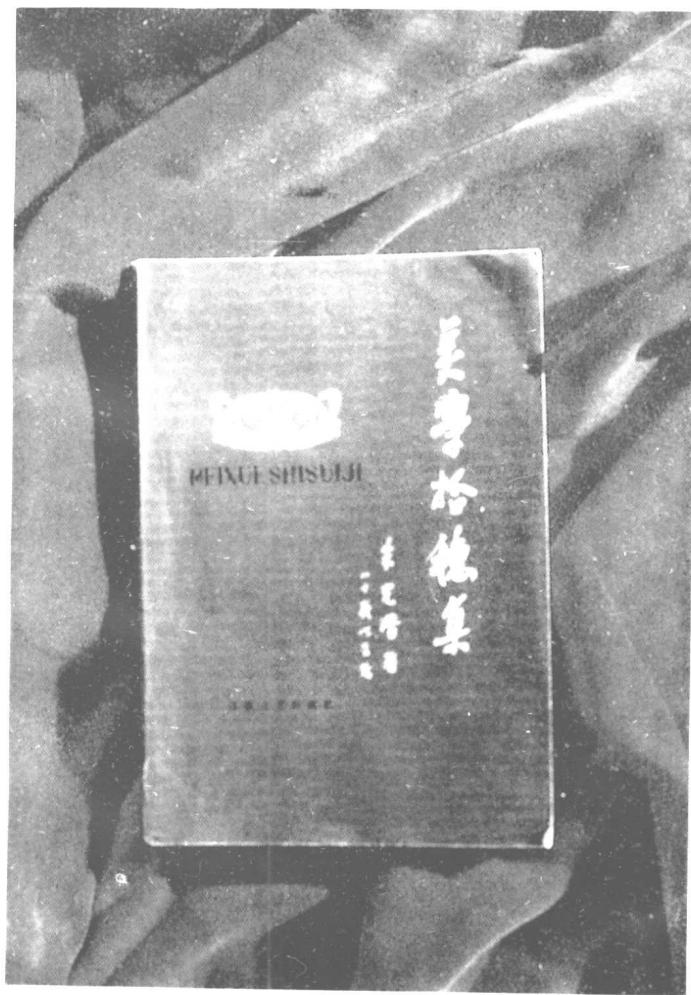
陈 新

本卷责任编辑

朱欣欣



在北大燕南园寓所



《美学拾穗集》书影

第五卷说明

本卷收《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

《美学批判论文集》收辑了作者1955年至1958年写作的十篇美学论文，并附有英国美学家考德威尔《论美》的中译文，1958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谈美书简》，作者写于1979年，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美学拾穗集》选编了作者八十岁以后写作的美学论文和札记共十一篇，并附录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建议的校改译文，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章节的译文。1980年10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进本卷时，抽出了其中《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因为此文与《谈美书简》中的《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的内容、文字相同。

《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

1988年3月

F28833

目 录

美学批判论文集

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	3
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	11
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	40
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51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	97
美就是美的观念吗?	
——评吕荧先生的美学观点.....	102
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	
——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	110
“见物不见人”的美学	
——再答洪毅然先生.....	123
克罗齐美学的批判	136
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	174
附录 考德威尔：论美	
——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研究.....	182

编后记	224
-----------	-----

谈美书简

一 代前言：怎样学美学？	229
二 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235
三 谈人	243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一些误解	251
五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	258
六 冲破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	269
七 从生理学观点谈美与美感	278
八 形象思维与文艺的思想性	288
九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地位	298
十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306
十一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316
十二 审美范畴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	325
十三 结束语：“还须弦外有余音”	334

美学拾穗集

缘起	345
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	347
美学	350
黑格尔的《美学》译后记	356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	388
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	396
附：建议校改译文	408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	412

附：《经济学—哲学手稿》新译片断	438
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	463
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	482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	
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493
我学美学的一点经验教训	522

美学批判论文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 主观唯心论的真相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洋洋十数万言，要达到甚么样一个目的呢？一言以蔽之，他要证明他自己的文艺理论是颠扑不可破的，而党的文艺政策全是错误的。他伪装着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两位同志，实际上他句句话都是针对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他对党表示出极端的仇恨，以至要求取消一切中央的和地方的党所领导的刊物以及创作机构，总而言之，要求取消党在文艺范围的一切领导。他自己闹小宗派，却诬蔑中国共产党为一个盘据地盘的宗派。他伪装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者，开口引马克思，闭口引斯大林，但是他站在虽是伪装着的而实际是十分顽强坚定的反动的文艺立场，极端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痛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把工人阶级立场与共产主义世界观，向工农兵学习，思想改造，民族形式以及重要题材五项诬蔑成为中国共产党放在读者和作者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在他的文艺问题意见书里，胡风充分表现了他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他的战斗的对象是甚么呢？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的战斗目的是甚么呢？是要恢复资产阶级唯心思想在中国的统治。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猖狂无比的。

胡风自己的例子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离开阶级立场而高谈“主观战斗精神”会发展到怎样严重的反动的地步。

尽管胡风的理论文章是多么晦涩，他那一套文艺理论要是剥去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话，对于我并不很生疏，因为他和我的思想来源只是一个，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我愿意趁这个机会拿胡风的镜子照一照我自己，也拿我自己的镜子照一照胡风。在哪些问题上胡风的看法和我过去的看法是基本相同的呢？

首先是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处在第一位的问题。我过去的看法是主观第一。我的思想来源主要地有两个。一个是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说。按照这一说，文艺活动只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想象活动，即所谓直觉活动。在这种直觉活动中，作者的“心灵综合作用”占第一位，客观世界占第二位。不但作品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作品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也还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我的第二个来源是立普斯的“移情说”。按照这一说，我们能够以主观的情感去渲染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变了色调，和主观的情感相应；同时主观世界也借所谓“内摹仿”作用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这两说都不过是主观唯心论的不同的支派，我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我的主观唯心论的美学。

胡风未必直接受过克罗齐和立普斯的影响，但是胡风的思想基本上既是主观唯心论，就不能不与一切主观唯心论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类似。象克罗齐一样，他也把文艺活动缩小到作家的创作过程。他的所谓“拥入”，“体现”，“克服”，“搏斗”等等都是创作过程的事。在这创作过程中，他也非常突出地强调主观第一位，客观第二位。他首先要求作家有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燃烧”。这一点燃烧偶然碰上客观世界某一对象，就“拥抱”那对象而同它“搏斗”起来，于是有所谓“自我扩张”。

他说：作家“把自己的心情涂遍了外界事物，觉得一切在他眼前变了形”，并且“好象能够使整个世界随着他的欲望转”。胡风纵然把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都搬了来，也掩盖不了他在这里所宣扬的主观唯心论。这番话若是摆在立普斯关于“移情”说的著作里，简直可以被人看成是立普斯自己说的。

胡风的主要货色是“主观战斗精神”，他对这一个概念始终没有给一个明白的分析，仿佛它是一种超然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东西，象宗教中所说的神一样。从胡风给它的种种不同名称，如“生活意志”，“原始的强力”，“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之类来看，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生活意志”，弗洛伊德的“来比多”(libido)。那是一种原始的兽性的盲目的生命力量，也就是主观唯心论发展成为法西斯思想基础的那一部分。胡风的思想里隐藏着很浓厚的“超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那种尼采式的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欧文艺思潮上的浪漫主义之流于反动，以及它的退化的、颓废的自然主义的合流，也就因为它的思想基础是尼采式的“超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胡风爱谈甚么现实主义，其实这也还是伪装，他的文艺思想却更近于浪漫主义的反动的那一面。

接着我想分析一下直觉与感觉机能的关系。我过去跟着克罗齐，把艺术看成与直觉相等。这种直觉说是具体形象的领悟，是最起码的感性认识。艺术既然只关直觉，就与比直觉高一级的概念或理性认识无关；艺术既与概念无关，也就与哲学，政治，宗教等等方面的思想无关。这种“艺术独立自主”的看法势必流于“为艺术而艺术”，尽管我过去自以为没有陷入这个泥淖。问题在于艺术是否等于直觉，如果承认了这个大前提，艺术与概念无

关，与政治无关，就成为逻辑上不可避免的结论。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怎样呢？他始终很明显地主张文艺只关感性认识。他一则说，“作家本人的思维活动不能超脱感性的机能”，再则说，“到走进了创作过程的时候，思想已经成了作家所把握的生活内容的脉管或神经，它在作家的精神实感上已经失去作为思想的形态”。这就是说，在创作过程中，只能有感性机能，不能有思想和逻辑思维。在这问题上胡风很突出地表现出他们惯有的思想混乱。既然思想可以成为“作家所把握的生活内容的脉管和神经”，他何以又坚决反对作家“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呢？难道这种立场和世界观就不能成为“作家所把握的生活内容的脉管和神经”吗？既然“成为作家所把握的生活内容的脉管和神经”，那种“思想”不是胡风反对应“首先具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那究竟是甚么思想呢？其次，既然，创作的“搏斗过程始终不能超脱感性的机能”，可是他又说，和“对象搏斗”就是对“对象进行批判”，并且“在这里批判的精神必得是从逻辑思维前进一步，在对象的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把握它的社会意义”。请问胡风，“进行批判”和“把握它的社会意义”，也是“感性机能”所能办到的吗？这时思想“在作家的精神实感上”也是“已经失去作为思想的形态”吗？再其次，在“进行批判”和“把握它的社会意义”之中，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来说，如果他不首先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凭甚么理论基础去“批判”呢？他把握到的是甚麽样的“社会意义”呢？那可不是要回到资产阶级立场和非共产主义世界观？

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在抓住“艺术形象是具体的感觉性的”一个事实，就跳到艺术创造活动也不能超脱感性机能而有思

想活动的结论。既然肯定了艺术创作只限于感性机能而不能有思想活动，那就势必如我过去所犯的错误一样，达到文艺创作与政治思想无关的荒谬结论，胡风满口是政治与革命，满口是马克思主义，其实他强调感性机能，也正是为着要反对作家“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过他对这个企图加以狡猾的伪装，在表面上用“不能用教条公式来制造文艺”那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来遮掩耳目。其实“不能用教条公式来制造文艺”和“作家不必首先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

强调直觉或感性机能在十九世纪后期是与“为文艺而文艺”的口号紧密相联的。所谓“为文艺而文艺”是说文艺自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不必过问政治、道德、哲学等等。我过去由于强调直觉，就落到“为文艺而文艺”的泥淖里。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甚么立场呢？为他的伪装所迷惑的人谁也不相信胡风是拥护“为文艺而文艺”的。但是如果剥去他的伪装来看他，胡风在实质上是和“为文艺而文艺”的立场靠得很近的，舒芜在给路翎的公开信里说胡风小集团是在“蜗牛壳里深入”，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首先我们看看胡风对于题材的看法。他否定了题材的重要性，认为到处有生活，就到处有诗，文艺只消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不必去找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题材。这种“题材无关轻重”的说法并不是胡风的发明，它就是十九世纪后期“为文艺而文艺”的形式主义者所喊的口号。其次，胡风既然反对作家深入工农兵去体验生活，他所指的生活就只能是作家个人关在书房里的生活，说具体一点，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由于从主观唯心论的大前提出发，胡风是把作者个人提到中心地位的。个人对于他是个“袖珍小宇宙”，“一粒砂就是一个世界”，